■现 场

北纬42度的风

□宋雨薇（满族）


光东村

大巴车行驶在G334国道上，如同行在一条绵长的诗行间。一路上，风悠悠地吹。前方，一条路，带着工业时代的笃定与迅疾，平直地延伸向远方。在这北纬42度的坐标点上，这条看不见的纬线就像一条时代的彩丝带，将丰饶大地上的这边与那边，串成线、引成珠，完成一个最美的对接。

G334国道就是一首宏大的叙事诗，这一点，你完全可以深信不疑。我来时，11月的风正翻动着深秋的薄霜，将延边大地的故事一页页摊开。这一刻，远方之于我，之于我们，早已不再仅仅是一条国道，更成了一条线索，牵引着我们去往延边，访问一个叫“光东村”的地方。

延边大地落叶纷飞，但光东村的11月，却拒绝被沉寂定义。你看——国道上车辆川流不息，运输稻米的货车正在驶向远方，前来观光的游客还在深入探索，农忙归家的四轮车迎风奔跑。那家家户户的院落里，正蒸腾着热闹的烟火气，将温润的日子填充得满满当当。

阳光，恰到好处地倾斜，让这里的每一个季节，都恪守着自己的本分。当视线越过坚硬的沥青路面，目光坠入那片秋收过后，由亿万亩稻田编织的柔软诗行时，这一刻，沦陷似乎也是必然了。

光东村的“黄金水稻带”，生来就带着铿锵的“底气”。北纬42度的恩宠，为这条看不见的纬线，赋予了独有的温情与秘密。这片土地上的稻谷，一年只成熟一次，不争不抢，有的是时间生长。这种不紧不慢的生长节奏，每一个节点都饱含着时光的温度，它们在长白山下，在海兰江畔，从容不迫地吸收得天独厚的养分，沐浴东北边陲最纯粹的阳光。

稻谷、村落、道路，在此和谐共生。它们一横一纵，一动一静，将一个个丰饶的故事，穿针引线，慷慨地撒在此地的每一寸土地上，共同书写着延边大地的发展传奇。

“在这里，每一公顷，都创造出八吨有余的丰收；每一枚稻穗，都经历过2400小时的光照滋养；每一粒米，都蕴含着0.16毫克的天然硒元素……”在北纬42度的风与土之间，坚守故土的村民、回归桑梓的创业者、扎根延边大地的驻村干部，还有那些将青春汗水，洒在这片热土上的青年志愿者……这些人手与自然合谋的诗篇，成就了米中珍品。

此刻，阳光正好。漫步于光东村的田埂上，目光所及之处，那些慢，还有那些近乎奢侈的生长，又何尝不是生命的一种修行？

一条路的变迁，足可以印证一个时代最清晰的脚印。

十年，仅仅是光阴流逝中一个很小的单元。可是，这段十年光阴，对于光东村来说，却是蜕变，是新生，也是人与土地进行的重新连接。

光东村的乡村振兴，不只在青禾遍野时显现，更在这稻茬满地的时节里沉淀。

我来时，正是深秋。11月的风中，一片片的稻茬，高低错落，不时地发出与大地的低语。这片171公顷的土地，在乡村振兴的号角中，刚刚完成一年一度盛大的丰收仪式。风，一阵阵吹过。不肯谢幕的稻茬，还在沉默中，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个季节作证。

是谁说，沉默没有力量？这一刻，它们的沉默自有千言万语。

时光的脉络里，我踩着松软的田埂，走向光东村的深处。鞋底与泥土摩擦，发出细碎的声响。脚下的稻茬，在高低错落间，倔强地坚守着它们生命中最后的尊严。一位头戴遮阳帽的老农，从田埂的另一头迎面走来，身影在夕阳里被拉得很长。水靴上沾着泥土，他步履蹒跚，却依然坚定。黑红的脸庞上，岁月的年轮里，藏着他几十年的收成，有苦也有甜，有哭也有笑。

一路与他同行，他能准确地说出每一片稻穗的脾性。前方，一位戴着大口罩的阿妈妮正站在稻田里，一边熟练地运用监测仪检测土地，一边麻利地在手机上记录数据。看见老农，她一边寒暄，一边有条不紊地忙着手里的活计。午后的斜阳有些慵懒，斜斜地照在“黄金水稻带”上，整片稻茬被阳光晒得泛白。风一来，参差的稻茬便多了一分热闹，发出天籁般的声响。

远处，一排排朝鲜族民居白墙斑驳，高高的铁烟囱，沉默地立在时光之上。鲜明的飞檐翘角，在民居的青色瓦片上空，俏皮地切割着11月的秋水长天。偶尔，会听到说话声，从那个方向传来，飘进时光的每一处缝隙。既隐约，又模糊，且充满期待。

在G334这条黄金线上，坚韧的老农和阿妈妮们，正在用北纬42度的延边智慧，认真地刷新他们午后的旧时光。如今，G334国道连接的，早已不仅仅是地理上的点和线。它连接的是传统与现代、守望与出走，更连接着一种深厚的内力，与一个广阔的外界。

大巴车沿着G334国道行驶，会看到“延边大米”的广告牌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在村委会的展示区，一组组翔实的数据，正在无声地讲述村庄的蜕变。2024年，“吗西达”有机大米销售1300多吨，带动光东村及周边400多户村民增收。光东村的“米粒儿”变成了“金粒儿”。十年间，“米粒儿”的蜕变，又何尝不是光东村的前世与今生？

东北人喜欢打牌，在延边大地，人们也爱在闲暇时，摸上几把牌。光东村的老乡们，当然也不例外。只是，光东村人没有按游戏里的套路出牌。他们独具匠心，以田野为桌，用未来为注，将手里的纸牌，换成了发展的“特色牌”。三张牌的组合，硬是被光东村打成了一个“王炸”，串成了一条乡村振兴路上闪闪发光的珍珠链。是谁说过，人斗不过天，守着土地，只能靠天吃饭？可光东村的人们，却铆着一股劲，硬是将万口归一的“人斗不过天”，扭转为“人定胜天”。

他们打出了自己的牌。

他们打出的第一张牌，就是科技牌。专家走出实验室，将双脚迈进田间；数字系统在期待的静默中运行，固执的气象与虫情，都在屏幕间无处遁形。

第二张是跨越山海的共享牌。当宁波鄞州的目光与延边和龙的土地相遇，“共享稻田”便应运而生。一米一饭，传递了南北情谊与希望。三年，仅仅是短短的三年，2.4万份稻田被认领，2.4万销售收入，宛如涓涓细流汇入江河。“共享稻田”不仅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，还促进了城乡互动。从此，“人在家中坐，可知天下事”不再是一个听来的传说。它变成了延边大地上的一个传奇，为光东村的大米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高端市场。

人才牌，是最具鲜活生命力的一张牌。金君回来了，带着在外闯荡多年的阅历与胆识，重新回到延边大地。随后，无数个金君也回来了。人才回流，从来不是落叶归根，而是活水归来。他们承包土地，引进产线，打通产销，把光东村的大米源源不断地送往全国，送往日韩。2022年7月，航天员刘洋在中国空间站，展示了光东村新貌的图片。一个村庄的品牌之路，也在科技的托举中，从微光走向了世界。

十年耕耘，大地怎能不问收获？仅仅一个十年，在这北纬42度的坐标点上，一个村庄，就完成了自己前世与今生的对话。这哪里是简单的米粮交易，分明是一份人与土地的心灵契约，更是人心与人心跨越山海，去温柔相认。

离开时，北纬42度的风，正在以自己独特的节奏，缓缓地吹向远方。车窗外，延边大地的诗行，像一条苏醒的动脉，在车窗外缓缓流淌。我忽然觉得，我自己，连同这飞驰的大巴车，也成了一个标点。在一动一静中，共同书写着延边大地上，一个又一个传奇。

但中国大地上又何止一个传奇……

■时光刻度

镜像与闲章

□王 华（仡佬族）

有人说，人生如戏，剧本是早就写好的。可人生从来没有排练过程，人一出镜就开始上演。“呱”的一声，我们就被推上了舞台，放到了聚光灯下。

因为是戏，很多人的一生就充满了戏剧性。比如朱耷，他贵为王族，生活本来很安逸，不料18岁时王朝崩塌，父亲又病故，紧接着又面临着新朝对旧朝贵族的打压，他不得不隐于大山，过起了隐居生活。1648年，他归于佛门，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遁世修行。有一种说法是，“八大山人”这个称号，因他修行期间常抱着一本《八大人觉经》而得。对于修行者而言，经书便是方便法门，可法门倒是开着，真要登上正觉，又谈何容易？经是经，人是人，经是渡人出苦海的舟，但倘若人一直都还在舟上，就说明他一直都没能脱离苦海。也就是说，朱耷常抱着的，不是《八大人觉经》，而是他的家国之痛。“八大山人”这个号，演绎的是他哭笑人生的章回啊。

关于朱耷的忽哭和忽笑，说法不一。有人说他有癫疾，还以他祖父也有癫疾为证，表明这是遗传病；说他的哑也是遗传了他父亲。但又有人说，他其实是装疯、装哑。庄子死了妻子，却击鼓而歌，癫不癫？人生如戏，你在戏里，我在戏里，他也在戏里。病也罢，装也罢，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在想哭的时候哭过，在该笑的时候笑了。

修行30余年，本嗣曹洞，又参临济禅法，从“默照”到“棒喝”，朱耷最终觉悟到的却是“生在曹洞临济有，穿过临济曹洞无。洞曹临济两俱非……”再往后的某一天，他甚至决定就连简单的僧人也不做了，大哭大笑一场，撕掉了衲衣并付之一炬，就此弃僧还俗。这意味着他始终无法超脱，还是已经非常超脱？

中秋前，我应邀到南昌参加“三江笔会”，恰逢八大山人纪念馆和江西省博物馆都在搞“庆祝八大山人诞辰四百周年特展”。我在八大山人纪念馆旁边的酒店下榻。趁着早一天报到的空档，我和同来参加笔会的鲁院同学黄春华相约着去了八大山人纪念馆。我告诉黄春华，早先我以为“八大山人”是八个人，他吓了一跳，然后我们一齐哈哈大笑。他善意而真诚地告诉我，他对书画这一块也了解不多。我说，我纯粹是个外行。于是，我们给自己定了个调：此行也就是去看个热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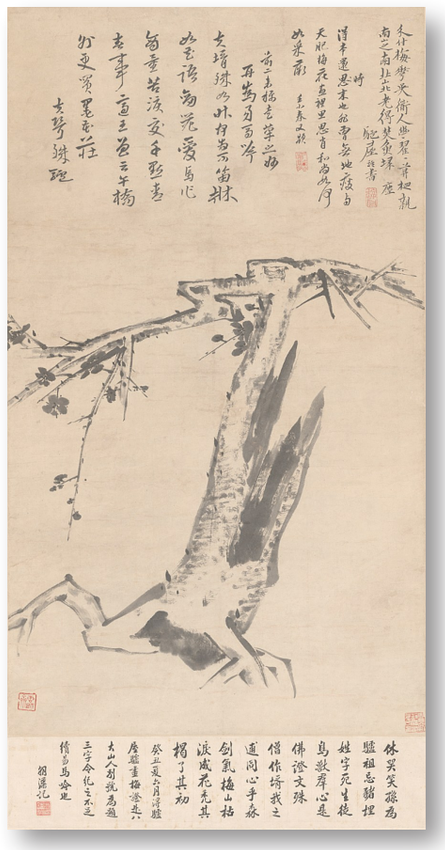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到的时候，里头游人已经不少了。没有导游，我们自个儿摸索着进了一个展厅，也没注意是第几展厅，都迫不及待去看展品。展厅门口有一面像玄关样的墙，墙上竖着一面长方形的镜子，我盯着那面镜子看了半天，看着里面的游人拿着相机或手机拍照，看着他们你来我往，才猛然间意识到那不是镜子，而是一个窗口。天！我竟然以为这是一面镜子！我把这个告诉了身边的黄春华，然后我俩又白痴似的大笑起来。当然，我们很快就捂了嘴，把一张红脸转向了墙壁，但那里却是一条白眼鱼。

八大山人笔下的鱼、禽、兽大都是白眼向天。他的鱼不在水里，禽也多是单腿，还多是孤鱼、孤禽、孤兽。没有解说，我只好自己试着去理解。写了30年小说，去年年底我终于对书画来了兴趣，先临了几天邓石如的小篆，后又丢了邓石如，耍了几天王雪涛的牡丹，又发现自己更喜欢吴昌硕的牡丹，紧接着又发现李苦禅也蛮有味道，最后，竟然觉得这些都太复杂了，不如八大山人简单。没个师傅，也就是自己从网上瞎找些图片来临，我最先找到的是他那幅老树桩上生着两根残枝开着三五朵花的《梅花图》。这次八大山人纪念馆之行，让我大饱了眼福，看到了百多幅真迹，其中也有那幅著名的《梅花图》。

我是个写小说的，所以我尝试着从写小说的角度去理解朱耷的画。小说里有作家的世界观，那么水墨自然同理。一条孤鱼，可以不需要水而活着；一株破碎枯死的老桩，亦可开出几朵清雅而傲世的花朵；孤松脚下无土，可依然挺身活着……那么，在这位明末遗民的眼里心里，世界是否就应该是这样的？他就是那条失去了水的鱼，是那活在枯树桩上努力开着花的残枝，是那棵脚下空空却傲然挺立的孤松，是那些与他身处的现实世界势不两立的单腿禽鸟……他不仅创造了艺术的非常性，也创造了生命的非常性。

“我的理解对吗？”我这样问自己。

一切有，皆生于无。一条孤鱼，游弋于一片巨大的无，那片无中，将生出的就不仅是水，可能还有眼泪和愤懑，除此之外，或许还有更多我们看不见，但却可能存在着的有。鱼禽白眼向天，已经直白地告诉我们，画家在鄙视命运的编排，他在用他心里的那个世界对抗他身处的那个残酷的现实世界。那么鄙视之余呢？对抗之后呢？我认为，答案在他那些篆刻作品里：个山、雪个、真赏、拾得、可得神仙、一笑而已……


朱耷梅花图轴

水墨的特性，跟隐逸出世的态度非常合拍。一直以来，清高而又失落的文人们，在无奈的退避和渴求超脱的过程中，为使精神上的空茫和苦闷得到慰藉，纷纷选择隐逸于水墨，靠墨的冷漠内敛、萧寒，水的温润、清淡和朴素，来滋润他们高傲却始终无法自由的内心。墨是黑的，但它却是为净化人的内心而生。当它在宣纸上氤氲、游弋，一个个朴素无华、清静无为的世界，便在无与有之间生灭不息，执笔者也就能在现实与精神之间不断地辗转。所以，他们说：“水墨最为上。”也说：“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。”

八大山人的水墨，被公认为写意的极致境界。一鱼、一石、一鸟，三分画七分白，不仅意蕴深厚，也潇洒、任性至极。想想他的身世，想想那无尽的流亡生活，水墨，可真是帮了他大忙啊。

“可得神仙”“一笑而已”，当我看过这两枚闲章，再去看他的画，就不再像先前那么压抑了。虽然他的每一幅作品都在讲述他的对抗和不屑，可同时也在讲述他的苦难，只有在你看到过这两枚闲章之后，才能感受到前者那非常的力量。

我立即就喜欢上了这两枚闲章，当即就将照片发给一位篆刻家，要他为我仿刻两个。虽然我的水墨还未入门，但两个月前，我也有了一个号，叫“道真人”，同时我还从这位篆刻家那里捡漏买了一个自己蛮喜欢的闲章——“坐我春风”，现在，我又有“可得神仙”“一笑而已”了。或许，我无法于水墨中“可得神仙”，但于文字中，我早已经“可得神仙”了。

我突然想起了那面镜子，为什么我会把一个窗口误看成一面镜子？难道就因为冥冥中这文字与水墨相通的“可得神仙”？那天上午，我在纪念馆点了一杯拉花“可得神仙”的咖啡，买了一件印有“可得神仙”的卫衣。我在想，或许，我们于日常也该抱这样的奢望。

■行与思

一条河从这片土地流过

□艾 吉（哈尼族）

在红河县城迤萨，我对一位朋友说，想念红河了，去看看吧。这是一条我永远热爱的故乡的河流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我们一群文学同仁，曾徒步从迤萨爬到虾洞，在红河边游玩了一整天。年轻时的我们豪情万丈，见到红河就热泪盈眶地跪下来，高喊：“红河万岁！诗歌万岁！”我们也在其他地方见过红河，但心情平静，没有“引火烧身”的灼痛。但在虾洞，我们突然与红河劈头盖脸地相遇，没清醒过来就明白了，这才是我们奉若神明的红河。

我们把所能想得起来的有关河流的歌曲，都改成红河歌唱，争相赞美红河，谁都说自己比别人更懂得红河。红河从这片土地流过，这片土地也给自己取名叫“红河”。

虽然在长江、黄河、尼罗河、亚马孙河、密西西比河、多瑙河、伏尔加河等大河面前，红河微不足道，但那些大河对当时的我们来说遥远得难以亲近，可红河对于我们，却是无比亲切。那是火红的攀枝花盛开的春天，红河在大峡谷底躺着，扭出几种线条。这不像是河，倒像是某些印象主义画家的作品，但他们这些异乡人能画出这种天然的气势吗？

红河真红啊！可以想象，远古时候，红河气势磅礴地将阻挡在它面前的一切撕开，把南岸和北岸的两座大山撕开，开辟出让人心惊肉跳的大峡谷。具有大家气派的红河，在这里抒写着生命历程中气势磅礴、泣鬼神惊天地的一章。

红河北岸的那座山，跟通常我们见到的山不同，仿佛一堵高耸入云的墙，刻出如此完美的雕塑。左不见边，右不见角，这庞然大物，骨头、肌肉都是岩石。一座座岩石裸露着，阳光照射的时候，白晃晃的光神秘地闪烁。我没法靠近岩石，我看


红 河

得见的仅仅是它们的外表。就是这外表，严肃、饱满、冷峻。它们永远沉默，人穷尽一切努力也别想猜到它们的心事。

鹰的巢在岩石的高处，在那险不可攀的风光卓绝之处。鹰是威严的帝王，任何飞禽走兽都不敢去篡夺它的王位。鹰在沉思着，或者酣睡着，深邃而明亮的眼睛转动着。我们捉摸不透它的性情。远处一只老鼠、一条蛇轻微活动的声息，都会惊动蹲在悬崖边的王者。它闪电一般弹射出去，顷刻间，那些小家伙就被利爪撕成碎片。鹰在红河上空翱翔，尖叫一声，这满山满谷是肃静的威风。像红河水那样，时间千年万年地流逝，鹰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家园。看得见风的，是谁？是翱翔的鹰。抓得住声音的，是谁？是永恒的鹰。独来独往的鹰，从我头顶路过，它的影子披在我身上。听人说，大山上还有麂子、岩羊等自由的生灵。大山是它们的乐园、福地，是最后的去处。

我远远看见几个村庄悬挂在山间，扔出些崎岖小道。这里没有田，更不要说有灌溉田的水，生活用水都得跑断腿去背。在烈日烘烤下，我看见人们散布在地里，在路上，在光秃秃的乱石丛中。太阳不管他们受得了受不了。那些山上的伤疤，是他们的庄稼地，养他们的性命。青烟从村庄袅袅升起，这些彝族人的村庄，照样有赞美日子的歌谣，像新月那样从心底冒出。他们出产一种叫“那刀辣”的辣子，特别辣。只有和那刀辣一样劲烈的人，才有本事在这里生存下来。迤萨街头卖木板的汉子，肯定来自这些村庄，长途跋涉，一次次磨炼筋骨。“吃那刀辣，有力气；吃那刀辣，胆子大；吃那刀辣，鬼怕人，那刀辣哟那刀辣。喝下一碗酒冲出半碗尿，脚杆撵断路，上得了天，下得了地。”汉子们在路途上是否会哼类似的小调？

躺在大峡谷里的红河则浪漫多了。一位戴草帽的男子站在小船上，撒网，捕鱼。他天天在河上消磨时间，吃吃鱼，悠然自得。现在他过得很安静，鸟偶尔落到他的船上，风呢，总是爱在他的脸上咬。这位红河的老朋友，也许就在河边出生，从没离开过红河，到别处会把自己遗失掉。他了解红河的喜怒哀乐，有时像魔鬼疯狂，把人、牲畜、石头、树木席卷而去，有时慈祥得像老祖母，絮絮叨叨。捕鱼人的这幅图景，不过是红河这部交响乐中的一缕笛声。

很晒很晒的太阳在红河泡凉。

很烫很烫的风在红河游泳。

大山的汗水在红河溅起水花。

平静如进入甜蜜的梦乡的红河，深处却翻腾着漩涡，轰鸣着涛声。在红河面前，我不敢出声，它太坚韧，我太脆弱。我是凡夫俗子，总是陷进芝麻粒大的利益纠葛，红河就连身上的千疮百孔都从不在意，负伤、流血，锤炼着它的意志。红河的风格豪迈、粗犷。它说，什么也不要想挡住我，我的目标是大海。

我崇拜红河！

老去的我们，如果能够再次聚会在当年的红河边，是否还会有青春的豪情万丈？

2018年深秋，雨水泛滥。我和朋友不想跑远，就到红石公路旁边看红河。高到蓝天的大山，抬头仰望，脖子酸疼。苍鹰在被大山挤扁的天空中翱翔。红河显得更宽阔，河水横冲直撞，充满了野性的力量。这才是它不变的本色。我第一次在河水最丰沛的时候，这么近地面对红河。我手舞足蹈，奔跑，高歌。此刻，对于我的冲动，我想，只有红河能理解，并在无影无形中伸出宽大的手掌，抚慰着我的身心。

我生长在红河，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：“*无论我高兴或痛苦流下的泪水/都是献给这块土地的爱情。*”这里也必定是我最后的归宿。因为，我是不折不扣的红河之子。